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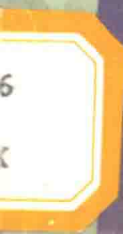
474603

X586
NBK

庄园之梦

〔巴西〕卡洛利娜·纳布科 著 范维信 克宁 译

文艺出版社



474603

X586
NB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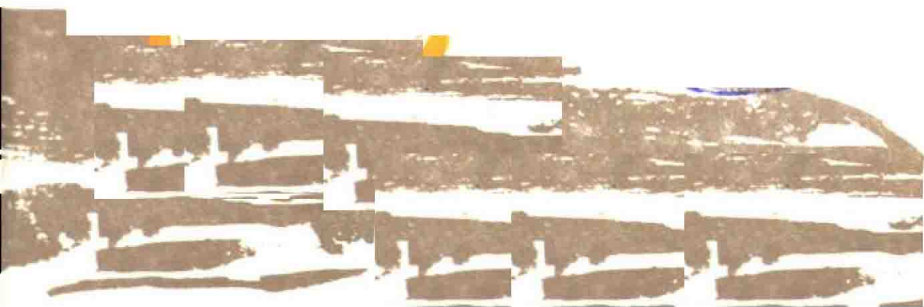
庄园之梦

范维信

(巴西) 卡洛

纳·科
著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妩媚多情的大家闺秀玛丽娜违心地与表兄订了婚。后来她与年轻的工业家罗贝托一见钟情，就与表兄解除婚约，随罗贝托来到首都定居。婚后玛丽娜总觉得自己比不上罗贝托的前妻阿莉塞，从而郁郁寡欢，神经出了毛病，离家出走，回到了昔日的庄园。罗贝托赶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偕玛丽娜去欧洲旅游，使妻子终于恢复了心理平衡，二人和好如初。

这是一部委婉、细密的爱情心理小说，已改成多集电视剧，即将在我国上映。

庄园之梦

〔巴西〕卡洛利娜·纳布科著

范维信 克 宁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6.5印张 140千字 印数：100,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05-055-4/1·55 定价：1.25元

电
视
剧
剧
照

庄
园
之
梦



图片提供者：张春来



AK02/25

电 视 剧
剧 照
庄 园 之 梦

图片提供者：张春来



1

回到了里约热内卢，巨型远洋客轮缓缓地靠了岸。离开舷梯，走出几步，钻进前来迎候的豪华轿车。汽车立刻启动，沿里约布朗科大街疾驶。下午，正是人们匆匆回家的时候，街上的人熙熙攘攘。

这里的一切，包括叫卖午报的喊声，都使玛丽娜心旷神怡。大户人家门前的铜门牌一个个向后闪去。商店橱窗五光十色，耀人眼目。旅途的劳累也变得甘甜了，她紧挨着罗贝托，把小手放在丈夫手掌里，漫不经心地望着车外热闹的街景。她未来的生活之路在眼前展开了，幸福的情感溢满心头，她陶然欲醉了。

突然，海湾的景色映入眼帘。电灯亮了，有如满天繁星，勾画出城市的轮廓，似宝石串串，打扮着起伏的山峦。这不是仙境，胜似仙境。汽车沿海滨大街飞奔，接着驶入两旁耸立着一排排棕榈树的贝桑杜大街。到家啦……罗贝托把炯炯的目光转向玛丽娜，满怀期望地观察着她对这个家的初步印象，分享妻子的欢乐。

对于宅院的雄伟，玛丽娜早有所料，但她不曾想到，花园的周围环绕着一圈棕榈树，象刚才在街旁看到的同样古

老、苍劲。下了车，她没有观赏这豪华的宫殿，而是首先抬起头来，饶有兴致地望了望刺向晚霞纷飞的天空的棕榈，望了望它们绿油油的树冠。

耳边传来罗贝托介绍守候在门前的佣人的声音：

“玛丽娜，他是安东尼奥，老朋友，在我们家已经二十年了。她叫儒莉娅，安东尼奥的妻子。”

安东尼奥很胖，秃顶，而他的妻子却很干瘦。儒莉娅走到玛丽娜跟前，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希望一切都让您称心如意，亲爱的夫人。一切都收拾停当了，今天下午热尔曼娜太太来过，把各处都察看了一遍，还吩咐了怎样摆放花儿。她刚刚走开。厨房管事的已经安排了晚饭，照老规矩，还是八点钟。”

“很好。”玛丽娜说。

别的佣人也跑过来看新的女主人：确实美丽，名不虚传。

玛丽娜朝众人微微一笑，然后对罗贝托低声说：

“一个个都很善良！”

她常常用这句话品评所有的人。出于固有的谦逊，玛丽娜从来不把人们对她的亲热归功于她本人的美丽。

宽敞的门厅里摆放着又高又大的百合花和玫瑰。刚一进门，玛丽娜就赞叹了一声，朝它们走去。罗贝托提醒妻子注意几株更名贵的暖房菊花，但她觉得菊花过于骄矜，过于冷漠。

为了让妻子看看整个宅院，罗贝托问她是否愿意先走一走：“这么说，你喜欢这个家了？”玛丽娜的目光离开百合和玫瑰，亲切地望了望丈夫。两个人站在一面镜子前头。她下意识地正了正帽子，随后却摘了下来，露出满头褐色的

头发，那张脸显得更加活泼娇媚，嘴上、鼻翼上、脸蛋上以及眉宇间的每一个微小的神经都洋溢着内心的激动，蓝蓝的大眼睛更加光彩照人。

面对镜子里高雅绝伦、结婚刚满一个月的年轻夫人，她几乎不肯相信那就是自己的影像，恐怕连母亲也难以辨认。蜜月当中，住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大饭店里，她首次感到梳妆台的重要。结婚以前，住在庄园，她对装束并不在意。对桑塔罗萨人来说，穿棉布衣裙就足够了，只有每年接待宾客的时候才穿一次绸缎。到欧洲旅行是小时候的事了，自从父亲谢世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

罗贝托的姐姐热尔曼娜陪玛丽娜购置嫁妆的时候很快发现，新儿媳缺乏判断布料质地和挑选衣物的能力。于是，在商店里，她越俎代庖，仅仅走过场地征求一下玛丽娜的意见，便做出决定。对她肤浅而又土气的喜好，不懂得各种衣物效果的微妙差异，热尔曼娜表现出显而易见的轻蔑。结婚旅行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于没有更好的消遣，人地生疏，只好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逛。那里的商店非常叫人动心，罗贝托给她买了一大堆眼下用不着的衣服。现在，玛丽娜穿的所有衣服颜色稍嫌淡雅，质地过分浑厚，图案线条太单调。但是，丈夫和他的姐姐毕竟经验丰富，玛丽娜只能顺从，没有抱怨一句。

玛丽娜终于转过身来看这个家了。罗贝托兴高采烈地等待妻子做出结论。他心里感到很有把握，因为这个家是头一个妻子阿莉塞满怀感情、花掉了丈夫大笔钱财布置起来的。

然而，玛丽娜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的巴西还是早年间庄园主们土里土气的古老的巴西。罗贝托有外国血统，祖父

母是从弗兰德平原^①乘三等舱来到此地的移民。玛丽娜祖上是里约热内卢州最古老的桑塔罗萨庄园的主人。她就出生在那座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老建筑里。母亲从先辈手里继承了那所镶有色调欢快的瓷砖的房子。从窗口向外看去，庄园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从殖民地时代到帝国时代，直至“废奴令”发布时为止，桑塔罗萨庄园为他们一家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遗留了无数的难题。时至今日，庄园虽日薄西山，但仍在苟延残喘。

玛丽娜一直不愁吃穿，心满意足。不管是谁来到庄园，要点粮食药品之类，母亲总是尽力满足。她以前的女主人们也是一样，把豆类、大米和干肉等口粮分给奴隶们之后，常常慷慨施舍。

然而，玛丽娜没有享受过豪华，自然对奢侈抱有下意识的敌意。在庄园度过的日子没有赋予她对财富的贪欲，也不曾教会她如何挥霍金钱。在桑塔罗萨，生活简单，所需极少，从来没有想到过家里要象商品一样，挂华丽的窗帘，铺讲究的地毯，墙上有名画，屋里摆放贵重的家具，身上穿绫罗绸缎。她的母亲也没有想到过用鲜花装饰修道院一样的大客厅。那里的墙壁只是抹上一层白灰，窗户连油漆也不刷，但逝去的岁月仿佛使那些雅卡兰达木家具有了灵魂。玛丽娜对童年的绵长的回忆，围绕着古旧的家具徜徉，充满空荡荡的大厅。

而这里却截然不同。这里是另一个巴西，是生养罗贝托的工业化的巴西。是它把农村的劳动力招到了城市，招到了工厂，招到了肺结核病横行的所在。但是，即便在首都^②，

①弗兰德平原：法国和比利时的北海沿海平原。

②指当时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

如此豪华的宅邸也不多见。罗贝托的财富以及阿莉塞为夫妇二人安排的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远在朋友们之上，成为人人羡慕的目标。

罗贝托和玛丽娜满面笑容，手挽着手来到头一个大厅门前，不料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阿莉塞的画像。在墙壁的中央，阿莉塞正用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盯着门口，举起一只手，俨然以家庭主妇的神态迎接她的后继者，仿佛在接待一个匆匆来去的客人，又似乎在对丈夫说：“我爱你，希望你过得幸福，绝不能在我们两者之间进行比较。”

玛丽娜飞快地朝罗贝托看了一眼，发现他望照片的最初一瞬间的目光里含着对一个往日的伴侣的感情，仿佛前妻的双眸能给他增加一点精神上的慰藉。但是，他马上把嘴一撇，显然是心中不快。他已经吩咐过让家人把画像取下来，而他不习惯于别人拒不执行命令的。罗贝托感到一阵怒火涌上心头，恼恨姐姐没有尊重他如此紧急的旨意。热尔曼娜把这个家布置得整齐美观，管理得井井有条，这很好，但她不该拒不满足弟弟这唯一的心愿。她说，出自韦隆之手的这幅画像是件艺术品，就象把雷诺兹和弗拉戈纳尔的杰作挂在客厅一样，与人毫无关系。说完就突然沉默下来。罗贝托对姐姐如此了解，本该揣测出她的用意，不应当把她的沉默误认为赞同。从孩童时代起，姐姐总是用和蔼的口气掩饰固执的念头，这一回罗贝托又上了当。

事已至此，只好请求玛丽娜原谅，但摆出的理由并不充足：

“请原谅我没有防止下车伊始就给你造成这种印象。我已经吩咐过把画像取下来。他们会取下来的。”

这张油画又唤起了罗贝托对韦隆决定为阿莉塞画像那一天的回忆。去欧洲旅行之前，夫妇二人就商量好要为阿莉塞画一张像。他们想到了两三个有名的画家，到底请谁画还举棋不定，但绝没有考虑到韦隆，因为他位高名大，早已对画肖像不感兴趣。然而，一天下午，却出乎意料地在巴黎巴西人聚居区的一间沙龙里遇到了这位大师。只见他扬着如霜的白头，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走进挤得满满的大厅。

众人的目光一齐投向闻名遐迩的画家。几个人同时低声告诉初来乍到的阿莉塞和罗贝托：“他就是韦隆！”

大师的目光马上射向了阿莉塞，问了她的姓名，并且一直和她一个人谈话。在场的人们都发现，德高望重的老者和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子之间刚一见面就产生了好感。

韦隆本人主动提出为她画像。罗贝托还清楚地记得，在返回旅馆的路上阿莉塞多么兴高采烈。罗贝托说：“你让老人倾倒了！”她笑着回答：“这是我的夙愿。”罗贝托也清楚地记得，三个人的友情日渐深厚，老者对两个巴西人热情有加。他还记得，韦隆在抓住了模特儿的眼神并成功地移到画布上的那一天是多么高兴：“现在，这双眼睛可以永远保存了。”他同样记得，听到人们对作品啧啧称赞，老人无动于衷，而有一天，却站在画像前面自言自语地说：“再也画不出比这一幅更好的了。”

罗贝托从沉思中苏醒过来，发现还紧紧攥着玛丽娜的手，不过手更凉了。她望着画像低声问：

“这当然就是她了，对吧？我早就有个强烈的愿望，想看到她一张逼真的肖像。”

每逢提到阿莉塞，玛丽娜总是以“她”相称，认为自己

与“她”从无交往，更非密友，无权直呼其名。有一次对罗贝托说“你的妻子”，丈夫马上纠正：

“我的妻子是你呀！”

两个人仍然站在画像前，神情都很尴尬。

“对，是阿莉塞。”罗贝托回答道，“韦隆画的……他告诉我说，从来没有画过比这幅更好的作品。”

玛丽娜一连重复了几遍这个响亮的名字——韦隆，忘情而又不无懊丧地望着肖像说：

“太妙了！”

画像上的阿莉塞大概活了。一双眼睛依然能看透人的心思，依然望着世界上的一切，仿佛整个世界都归她所有，整个世界她都要征服、要驾驭。嘴唇在翕动，马上就要说出声来。身体也在动，天鹅绒长裙和玛丽娜穿的同样柔软，同样光彩熠熠。那珍珠项练正是玛丽娜现在戴在脖子上的这一副。罗贝托发现了这一点，后悔当初太粗心：“至少应当把穿珍珠的绳和挂钩换一换。”

“在哪儿画的？”玛丽娜问。

“在巴黎。世界大战以前画的。”

罗贝托没有附带说上一句：“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但是玛丽娜猜到了他这句没有说出口的话，心中的快乐顿时消失净尽。她记得有人曾这样描绘过阿莉塞——凡是评论阿莉塞的话她都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女人具有一种超凡的磁力。”

在玛丽娜看来，韦隆成功地把这种磁力传到了画布上。

她倒在一张椅子上。罗贝托看到，幸福的光彩一下子从那娇嫩的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凭经验知道——玛丽娜

的情绪波动非常突然——，只有千呼万唤才能恢复。坐在宽大的椅子上，她象一株枯萎了的含羞草，一动不动，仿佛身体也干缩了。巴黎时装模特似的美女，好象突然间成了一片没有灵魂的布片，一件扔在椅上的衣衫。

“刚到家就出了这种糟糕事！”罗贝托痛心疾首。他想到的头一个办法是亲吻，但碰到的是玛丽娜冰凉的嘴唇，看到的是她仍然死死盯着画像的眼神。于是，罗贝托用埋怨的口气劝她清醒一些：“这太过分了，玛丽娜。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误会，并非我的过错，你不该太伤心。”最后，又低声下气地说了些表示后悔和安慰的话。玛丽娜温柔地望着丈夫的脸，听着他那殷切的话语，但仍然一言不发，罗贝托两句话之间停顿时也听不到她的声响：

“你刚进这个家，我们的家，不能让任何东西惹得不愉快……明天，明天画像就不在那儿了……让它到随便什么角落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把它扔掉……一张肖像值得嫉妒吗，玛丽娜？……可怜的阿莉塞，只不过是一张画……你才是我的生命……这扇墙要归你占有，再为你画一张……一旦找到合适的画家，一定在花园里画一张，太阳照在你的头发上……你是个在户外活动的女子，我的庄园主……说声原谅我吧……随便说句什么都好。”

在句与句之间的停顿中，玛丽娜似乎听到罗贝托在说稍有不同另一些话。她还在猜测丈夫的想法。在罗贝托的话语当中，有些话没有说出口。这些话内容不同，口气稍欠温情，但更加明智：

“我完全明白，这一刺激对你来说是无法医治的创伤，对阿莉塞也不是小事一桩，但我要佯装以为你神经过敏，算

不了什么……画像是要摘下来，可是要挂到别的房间，挂到一个次要的客厅……扔掉，绝不可能……你可以烧毁它，但那就太蛮横了……这幅画值一大笔钱呢。这里，城市中，人们都重视钱……我也一样，并且到这个年岁也难以改变了。要改变的话，应当是你变，因为是你来到了我的环境当中……远离了庄园。我希望在花园里为你画像，你听到了吗？……为的是避免两者进行比较……这样，就是完全不同类型……我不希望看到你在比较中败北……与阿莉塞较量谈何容易……不错，我非常爱阿莉塞……不知道比对你爱得更深还是稍浅……我不想探讨。不管怎么说，你在眼前，这是最大的优越条件……阿莉塞是个沙龙里的女子，所以才有那么多世界上的珍品。你看，肖像的背景是讲究的挂毯，旁边是精美的茶具……还有餐厅里的用具。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是她的……你以为这些豪华的东西是阿莉塞的生命吗？不，我才是她的命根子……对她来说，我比一切都更珍贵。”

“明天画像就不在这里了。”玛丽娜听见罗贝托说。她觉得，丈夫朝画像看了一眼，仿佛是在向它告别，似乎在既无歉疚又不后悔地对死者窃窃私语：“放心吧，这个迷人的女孩子可以凑合着满足我对爱情的需要，但绝不能替代你。”

画像仿佛回答说：“这一切我非常清楚。我只希望你幸福。”

突然，玛丽娜的声音象一把利剑刺破了紧张的沉默：

“罗贝托，亲爱的丈夫，今天我过分激动了，但不愿意对你不公正，蛮不讲理的事我连想都不肯想。”

“那么，就不要再低头沉思了。你还没有看这个家呢。”

趁吃晚饭这段时间，走一圈吧。”

“我对它不太感兴趣。”

说完，又后悔话说得太直率，马上补充了一句：

“我累了。”

她压下了心中的结论：“一切都太华丽了。这个家是给人看的，住不得。”

“那么明天再看，起来吧。”

罗贝托一拉她的手，她起来了，但仍然站在画像前边。

“它想对我们说什么事情吧？”玛丽娜瞪大了眼睛，象是对墙上的女人发问。

罗贝托吓了一跳，可是故意开了句玩笑：

“怎么，这是招魂术吗？”

“招魂术？上帝保佑！我是天主教徒。”

“好吧，那就别再想这倒霉的画像，别再胡思乱想了。画像怎能说话呢？”

突然，她脸上迷离恍惚的神情消失了，沉静下来，但仍然苍白、颓丧。

“现在好了。”她的目光一直不离开画像。

左手攥在丈夫手里，她抬起右手，手指僵直地伸开，象个梦游症患者似的说了一句话：

“我答应。”

后来，插曲遂告结束，她恢复了常态，向罗贝托解释说：

“我希望我使你幸福。”

罗贝托松了一口气，笑着大声说：

“啊！当然她希望这样，我可以向你担保。我们一定会非常幸福，完全有理由做到这一点。”

他那富于感染力的笑声有意识地拖长了，以使用健康的活力、具体而现实的声响驱除阴魂和幽灵。他惧怕一切模糊、虚幻和感官难以察觉的东西。玛丽娜也跟着笑起来，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笑得脸上恢复了光彩，笑得嘴唇也热了。她跟着罗贝托在整个宅院转了一圈，在每面镜子前面都照上一照，发现自己跟先前一样年轻，一样幸福。

2

第二天上午，玛丽娜发现画像不见了。罗贝托在去办公室以前差人把它取了下来。为了重新布置，别的油画也都换了位置。一幅风景画代替了阿莉塞的肖像，挂在迎门的大框架里。玛丽娜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不由自主地哼起小曲来。

身上穿的连衣裙是她在庄园买的最后一件。刚刚买了三个月，她已经觉得很旧了，因为它是买嫁妆以后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件旧时的衣物。这件巴黎产品是从一个时装商贩手里买来的，头一次和罗贝托见面的时候就是穿着它，当时还带着女商贩香脂的气味。

在桑塔罗萨，谁也不施香脂。玛丽娜带来了卖衣服的漂亮女人的香味，还暗自觉得高雅了许多。这些法国女人是抱着寻找百万富翁的目的来到南美洲的。玛丽娜从来没有穿过剪裁得如此巧妙的衣裳。到客厅去见贵客的时候，她走得无拘无束，大大方方，觉得动作潇洒，不在任何城里姑娘以下。后来才明白，那天罗贝托把她看作了春天和纯朴的象征。

现在，来到新的家里又穿上了它，因为她感到需要和过去保持一些联系，以对付这个陌生的世界从四面八方给她造成的压抑感。另外，也是为了消除象幽灵一样在她的快乐生活